

集部

文部 J. 10. 1 1.11 1 欽定四庫全書 墓誌銘 **弇州續稿卷九十六** 州生日余於葛公之罷鹽政歸也盖感其時與其 亞中大夫浙江等處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誠源葛 公墓志銘 一一州古高 明 王世貞 撰

金岸巴丘全書 俱有古之道云夫時不以葛公蒙垢故廢察惡之鑒葛 農書不仕父某以公貴界贈刑部郎中母曰沈太宜人 墓志曰葛公者諱綸字理卿世為蘇之崑山人世世習 者于其卒則又傷之傷典刑之不復見也故為之志其 公不以時見白故廢難進之操則皆信其是也古道也 一數日兒必貴顧館粥之不瞻誰與資修脯者沈宜人乃 公生甫四歲而王父置之膝而授以孝経小學輒成誦 然而葛公之不竟用也若有數馬余故同葛公舉於鄉 卷九十六

第一人相甲乙梓式之己廷試赐進士出身觀政刑部 宗伯董先生所知前後復皆高等董先生至稱其易與 ところう 遂為其部之廣西司主事司有疑獄與大臣子連久不 易舉於鄉為學士華先生所知又一紀而舉於南宫為 思於作者之微古發而為辭咸鑿鑿根理道而其藻又 **攜以就外家塾十歲遂通経書傳注十三知屬文從其** 足以文之以是補博士弟子高等頗於庠者數歲而用 師肆於僧廬手自力薪水不給則半紋而為日顔能沈 1111 **弁州清馬**

Ĺ 郎 厳立破其姦獄乃竟尚書始以公書生難之至是大驚 决當屬公公精心能得其實乃奸人故籍大臣子以自 得贈父母事竣未至關迎拜福之漳州守甫上而有勢 人挟家贵榜笞里民於衢且殆公見而猶之則遁矣乃 數百十人釋繁贓萬餘即其地晉郎中以恩實授且 親服除調補江西司偕其長按竟權相子獄久之進 西司員外郎獻斷益精明尋奉聖書愿江西獄所全 何自老成旦言乃爾尋以贈公艱歸垂滿復丁沈宜

金ラロ

九十六

欠了可事に可 行邑司購捕且戒門者毋得納給納刺必得之使當法 佟辱必施於暴抗者民大悦之塗中丞澤民討海寇曽 而後延見如常於是郡豪勢惴惴相戒莫敢犯而公一 生之屬無不取辦於守公悉筴應之一本 授首寇悉平 所與公共貧賤者也公痛之甚而是時踰艾矣而尚未 切更務為怨至敦勸禮讓兩造之庭不移各而閒如其 公當受上賞而會婦凌宜人卒于家凌宜人者有婦德 本大軍聚於漳所賣軍須百出至艨艟弓弩兵装寄 **弁州網楊**

中 詔乃具公欲歸状以請諂許公歸歸之亡何而尚書 治私令者饒則往齊則勿往是我以私報陛下非臣節 又遠且瘴甚其郡事皆即擅之而以一車數兒卒界守 府庫解印綬日必強我當索我於笠澤之滙而蒙御史 有子乃移書臺乞歸臺與諸監司挽之不得則公己封 寢用是母接者得雲南之廣南守廣南故土即地而 趣聽除矣公袖手謁吏部出則蹩蹩一爲馬還從邱 印而寄食會省人謂公且勿往公曰陛下幸容我得 R

金ラし

Ŀ

ど言

嚴而待商恕贵人郵行錢塘若流水公多謝病不見見 亦徒手以是不能無小堂之而大滑舞利為乾沒累脏 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公念以天子不終棄我而鹽筴臣 名郡所至必治辨惠威流傳馬御史為特薦始轉兩浙 視他郡守缺則以公攝守恐攝雲南永昌姚安鶴慶諸 利數易涅也中中出納唯慎亡敢以絲幾干者其馭下

也乃單騎往至省而鄒司馬應龍故公同年生憐之每

次之四年~~·

至巨萬事發公繁治之急走數千金貴人委曲居間不

弁州續稿

得則走公之鄉戚無賴者謀以金賂公不得乃共分其 各以軽重就法而公獨皦然乃疏白公復官於是尺 我且夫貧固士常也客乃愧謝非所及公故有汙來田 而茅弗剪客因以風之笑日嚮者受之陛下令者受之 地不解今者五鹽災皆善地一移足可得而齷齪守此 復婁下矣公辭弗應客或謂公嚮者僂行而宦不毛之 金以汙公而故泄其事兩臺交章論公詔下御史雜治)蒿何盖公故居之在鄉者燉於寇三畝之宫移郭中

SINJONIAL ZILLIO 亦 敝 樹矣為人質直無他腸初見若落落者而久則洞徹底 歷之十一年癸未也得毒六十有七公初無子而其後 裡喜食酒所召無不赴客至即留然觴豆取屬厭而己 及 乃稍脩治之以其羡資其弱弟妹與仲婦之孀者咸有 門間一報謝不則母敢望公跡公既無意用世而世 舉尚羊於湖山問遇者不知其為官人也守令干旌 靳為腆靡性儉素一復陶十年不易白恰軽榕軽 漸以故事待公凡兩左者十餘年而以微疾卒時 **弁州時稿** Ŋ

金ラロ 士 周詩女女一許李某嗟夫世之軽棄為公者吾所以 魏希平女次應聘聘孫太學生士珣女次應某聘鄉進 違俗出不媚世嗟嗟我不悲公之逝而悲典刑之淪棄 鉛曰士急進而公獨安退士貴少而公居然前輩處不 側室具舉三子皆韶秀能讀父書長應列聘光禄監事 為古道則夫不竟用葛公者何也是不得不歸之數矣 中順大夫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副使吳門衣君墓 压生言 志銘

書仕數起躓為廣西提學食事僅四十而挂冠天下稱 臺公舉鄉武第一人廷武射策復二甲第一人讀中秋 之娶馬宜人寒生君君生而警顏異常兒五歲香臺公 子曰表曰裴曰褒其最少者曰胥臺公表與其伯父之 **表之先汝南於東漢為最著姓而轉徙江左至明而有** 子衮裘皆用文事顯名吳中時人目之曰汝南六俊胥 福實者四傳為承德公鼎始以行誼高雅将大人生四

次定四事 全等

口授之書報誦十歲而終仍悉通曉為舉子業又報工 弁州紛稿

茂才異等二十一而薦應天試是時余少於君三歳亦 解胥堂公問得之益愛之然不面有所與借十六而舉 竟丙夜脣吟舌計胥墨公不能知也己又時時為古文 **莹公悯其勞而禁之則以膏油續明而窒其旁孔躡嚅 胥臺公愛之曰是兒也毋但箕表即諸父不任鞭弭矣** 而君念以舉子業不足竟丈夫事乃益讀子史家言胥 不第又三年君獨不第而會胥臺公自嶺外歸不能無 同薦其讀書不能當君之半而相慕好明年君與余俱 卷九十六 欠定四年八二百一 己七何胥堂公卒獨君一子而有三女繼母文太夫人 縱以為德用是頗失胥堂公指見督責則唯唯謝過而 憂餒頗拓南此奪君書而伴以歲時行按場塍襲租稅 除服則益盡讀古文諸書國史掌故以至拜官巷語夷 餘索白奉文太宜人外悉分贍諸女弟毛變不入己既 乞諸名公為志銘傅表己梓其遗文己又梓所著書而 在君盡出遺索割具重以治塋域廣封樹具禮而葵之 及公私費君不廢書而於農事亦精頗其大要多所貸 **作州精稿**

堅虞初之志無所不該覽對客抵掌談說世務得失地 鈞 家子将其間咸折行而請友君執禮自抑恂 名家而王禄之陸叔平彭孔嘉黄淳父周公瑕及待 泣 理險易兵戎利弊娓娓不休若忠孝誼俠擊節而賞歎 之子毒承休承其最少者亦視君十年以長而君以 文喜詳明於詩喜暢麗而好宋景瀌高季迪二子其著 敵顔於神社祖道分管授船獨最先成不少讓君 數行下時吳中名能執文者文待韶先生最為前華 K 怕不敢 講 名 詔

生卒而余兄弟罷官歸又益以張伯起兄弟君去余家 能斟酌應之以故雖久困公車問不為落莫其後文先 撰頗得其祭不徒慕說而己也性善書書亦在能品他 此者余既廢忘世事竊意君亦厭之而以其問治経 **傷牵聽浪七之倡和三之自以為天下所快意母勝於** 方慕名之士造請麋至徵逐宴賞無虚日君亦富精力 湖登支硎上方靈岩天池鄧尉諸山处窮日夜而後别 百里而遥然成必三四還往還往必喻旬日相與汎石

次八四車へこう

弇州續稿

堂公主河南武拔之於童儒而置題選高公既徹封而 住必有以報君者竟弗往也己射策 高第肄事都察院 且少讓彼而又以同経故得第六人高公者故受知胥 為少军新鄭高公讀而微疑之與陳賛善棟卷相恭曰 而 益精當具屢試不利時嘗有識而欲置之首者為主司 為君大自恨日我何以見先師地下哉客風君且私 君復應試其業精甚得之者復欲置之首而主司時 抑絀君不為阻自嘉靖之癸邓至乙丑二十二年矣

LOW TOWN THE TANK |花之遊傷詠風流膾灸人口第君不以間曹視其官雖 胥史出入請假滿役一切斤斤守功令而郎中為楚 清贵而予弟敬美寔代之相與脩吳中故事為熊磯雨 當選成吉士院之長村君而俱應之君弗肯匿年謝弗 寄以文事而是時鼎席意相左交挟為勝君不樂其事 公己恭大政乃脩通家之剌於君君報之為忘形好且 應日吾敢為一官而欺吾君選得刑部某司主事時高 乃疏請南得南之禮部儀制俄調考功君再得閒曹且 弁州紛稿

持不可字君前單欲有加於君又不得而會大察吏君 李君自人廢起好講學大緊欲多所縱倉以見恩而君 中 **线信之然時論方重君莫能點也字君還而君代為郎** 復多所可否李銜之甚至為浮言中君於尚書吳公所 不當得副使得副使而提學又山東資與望野美前是 身又二載選山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君歷奉僅五歲 髙公以君乞南謂遠之不能平而君中以世廟晏駕奉 夷然無所備然通考滿三載香臺公與二母皆予告

金八口

庭庶松栢之問若有所親見者慨然欲脩明正學以 大僚欲庇其邑庠生無行而被絀者十年而斬復之君 持憲體不能折節事堂使者性尤公無不發私書而一 君以尊尼而字之日魯望君至首謁闕里孔廟徘徊 **胥莹公識者謂君正而髙公厚且皆近古始胥臺公名** 後進崇雅點浮敦尚行檢凡所識扶後皆知名君既 誨

香僅前從朝堂望顏色不交一語高公之再起無握銓

柄勢張甚君益畏自匿不敢望之而高公忽擢君以報

欠足四軍全勢

奔州鲭科

如 東装待報境上而是時諸舉子出君門下者誰於朝 柰何奪我師而葛端肅公守禮方在事言之諸公曰數 大察論君而巡撫傅公亦應之然不能有所污衊君 不答大志君為流言中之印馬梁御史於是梁御史以 曰無恐怖亦無思神獨不免腑職問痛耳遂瞑君以嘉 故然君去愈動不可留上書請告歸歸即病瘁亡何 時萬思甲戌之四月晦也當易實時謂具将張尚友 年而僅見此衣提學胡言之易也於是君獨得供職 老九十六 即

常之而買郭外市租歲入不能田之半人或疑之君曰 平而自其得轉山東歸沐里居顧邑邑不自懌且多躁 家政最為詳明出納瑣屑無漏而不喜置田所遺産悉 力而施所過鄉甚衆鄉里有疑事取君一言而决其理 吾非不知其薄取易辨而己余兄弟與君善最服其寬 取在公車最久而居恒絕官府跡尤為倫理善友誼稱 酣跌宕隤唐時若無不可馴押者而志節耿介不茍 ·晴癸未生春秋僅五十有二君為人朗洞無城府當其

泛定四車全書

Į

弁州續稿

以喻之然至所謂立功一時而垂言萬世天下之所期 **胥臺公之才名滿天下而壽不及下秩不踰五君皆有** 女之歸邑庠生張尚友毛文炳湯之臣華之雅太學生 有内助功君卒時亦僅一子曼容尚幼而乃有八女其 君父子與君父子之所自期者皆未盡效也語云長莫 忽小改其度余甚憂之盖不再歲而死問至矣嗟乎以 百篇藏於家君娶故鄉進士勞君堪女封安人明達 如短造豈不信哉所著有詩文集十卷禮記集說正

次二四車/こす! 者銘曰 年而曼容長謀莫君於南横山寶塢大池之上祔胥臺 長夜而不即順何以故其骨雖朽其言彪炳 徐殷錫及吾從子王士駰者為勞安人出歸陸士謙屠 古文辭亦自足稱父裁而奇子暢以正南横之趾雖 公之兆而以公瑕狀來請志銘微公瑕余寧為不悉君 某者為側室某出余憐曼容孤許字以少女盖叉十餘 明與父子相繼而視學政不能十數而獨汝南為威其 弁州衛福 + 偕

之銳又不然而篳路胼胝以從事不毛亦甘之吾不能 君 其故令之在事者曰為我擇一快令何若而其人亦與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而許君成進士故同鄉舉相善也 (始聞之蹙額而語予籍令一大都會困我請悉鉛刀 不知賢於故令十倍大相悦曰善請得事許君而許 日君就吏部選人當得令而分宜為大相里色嘗謂 君同鄉樂倉卒對日擇快令母若許君許君許君他 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雲峯許君墓志銘 いいの同じいう 易以軽齊邑大稱便諸流徙亦稍稍復君念賦不時上 庫庾之伏鏹栗量口為給而其中産之當賦者請於臺 以久困徭習吏事至則鉤校宿弊驅奸猾若洗乃稍稍 累下吏君報謝則合樂大饗奉觴為壽君乃稍自寬又 之亡何而大相來尋使其子侍郎來輸欽誠必不以私 用寬平劑歲比數不登君盡發贖鍰以賬不繼則益搜 無令許君乃悟曰吾知令而己吾何知相國既得分宜 **骩靡受舎人兒約束也予笑曰固也如子言分宜當遂** 弇州順碼 +

金八口 邑故多山易藪盜君嚴保甲法盜無所容跡屛逸之他 觀大相父子以汰聞天下顧獨賢重君亟戒舎人兒母 邑曰人人令君耳目不去悲為鹵矣邑事既就理君乃 吏因而有所乾沒為總規破之吏惟有手東旁睨而己 第徴拜户科給事中君甫至大相子為治舎館網水咸 蹈三尺使我愧見許君又為游揚之公鄉間以治行髙 以其間飭學宫創礼庠時進諸儒生講説經術彬彬可 飭又時時齊豚酒前為壽君自歎彼不抑意拊我我何

ているのうという 是時漕河為縣官脉歲所不能致者至百餘萬石君條 海餉之所全活不少是時君婁言事輒報聽公鄉間争 日屬以為任大臣獨而忌者因己脫且攝之矣會丁其 稍稍振至萬思初推行之利至今遼陽大饑勢滔滔巨 役清收納皆鑿鑿可施行其時不能盡用君語然漕計 十事上之大者如蚤會計理綱艘疏壅閼杜常例革冗 而夠遠且阻險君請發東齊三郡栗募民舟予直浮 **弁州續稿**

以展使我舍而成伉直名則市道不祥以故小見洽而

書數千言投大相所撫臣繼之疏乃得行服除補吏 金いび 時花木召故人賓客日酣飲嘯歌其中看酒爐次鄉 前後雖五歲居憂得三之二其所與還往自酒食外 父同州公丧歸甫廬墓而江以南歲亦大侵撫臣欲 進 ٧Z 疏請蠲慮觸大相諱不决公慨然曰民旦夕殍而吾敢 微跡亦不免矣君歸頗拓傍畝大起第宅治園園 '右給事中而大相敗諸有連者多從坐之君給事中 服解夫范希文寧非人也因具述其阽危轉徙状為 上言

也 職 既然何至盡取其牢騷化祭無即之状而离之文自 余 間風之讀佛書則時亦讀佛書以為快而不能持久 雕琢其天又示人以可憐之態以與收復吾有所不質 狼籍窮晝夜無問居恒謂吾不能如柳柳州以文章根 MIND THAT THE MAN 號雲峰其先自嘉定徙而贅崑山以詩書起貲遂為崑 其對客絕不挂口出處間及天下大計或古之豪賢不 耳熱鬚畬不止也識者盖悲其志云君諱從龍字伯雲 因名其園曰養餘園之堂曰遂初而屬余為養餘記 **弇州續稿** ż

金りな 意氣自若至於鉤校精密指屈心計不爽錄寸崑山故 出 劇 同 甲族三世祖承事郎翊傅南京馴象所吏目襄襄子同 公内奇之及長而俾受吾族人光州守汝懷易且成而 判官封文林郎志學則君之父也君少而類警馴象 邑也君得以盡其状以故其治分宜為户科言事若 日人少我而老我公其若我何日從草胥雜沓庭 州公久宦游馴象公又老不任徭君時南冠即 硎刃謀然而破於當是時人意君必廢粉故業故以 挺身 中

欠己四年という 聲性至孝其奉馴象公而同州公遠宦則一切如同州 製絲服衣君傞傞舞中堂奉觴為壽賀者至傾郡邑盡 其間精心習之至取科第而始歎服君之材與志也其 履聲輒扶拱使去錢夫人之八十而君亦己六十汝愚 猶斤斤為至衣必取柔細者食必取甘脆者夜被酒至 公同州公得老君奉之復如馴象公最後事母錢夫人 治家亦縁積冒為操舎雖至饒而不索於官問鬥無後 深歸必拊床而叩安否即盛怒欲有所按責聞錢夫人 **弁州絲鴉**

遺 然務以情相許有難則排解之若一身以是忘君之 廢其索弗顧也更二年君卒錢夫人尚健無恙云顔 而 故人子以田售君倍直矣念其母老割其半予之買 而 歸其厚待諸父恩禮備為即烟黨緩急叩君無弗應 ·君之外而信其衷不能腹藏人過語刺刺使人腔 紹芳者君同年少司馬公子也善乎其次君謂君 ί 刚直不可下然不為城府往往能屈而受善言以是 知其士 族嫁之如子女嗟乎士固當論居平行誼 n. 忤 赤

10.10 H 2116 11/ 節據君上哉君之始所慶額意固不可諒也將令大相 **樂 具周某孫男二椿齡縣學生娶王氏椿芳聘顧氏孫** 椿 龄皆以文行能世君業盖公殁而汝愚将卜地己 而 女二長適顧留餘次字鄭某曽孫男一孫女三汝愚與 父子魚內其邑人若警天下君必持之持之而因以得 名亦及覆手耳夫孰非數也君娶於俞封孺人子男 即汝愚太學生娶梁氏女三一適陷子傅其二側出字 **弁州續稿**

有能抗白簡擊權勢者不勝盈而輕乗之亦安能以

傷之曰亦何使吾父泯沢地下遲之十餘成而始謀矣 鉊 以太史状來請予志銘予既許之亡何而汝愚病以至 曹公以萬歷乙亥正月卒而是時有二子而夭其幼子 適 不起椿齡兄弟乃更卜得吉瓌遂為力伸前請以葬之 然而成者事君其婦於是即安於是 曰所不盡完者用所不盡伸者志所不可論者跡所 可没者氣噫嘻吾老於倚伏而後知必然而因者 前翰林編備文林郎含齊曹公墓志銘 理

金ラレ

欠足四車/こう 侯怒而舟訪我且酒我忽泫然日會得無盡此乎是時 張君祥為之状而用幣於不依馬以葵之志銘請不佞 舊 阡而遺孤弱不任寒乃俾其将于生斗縣以雲南守 故善公甲戌冬仲有郧襄役道儀真而公凌大江犯陽 之得以無廢而又八載辛己乃始克謀葵公於南州之 猶未及此也而家旁落於是公之儷王孺人指据而持 公己病善歌疾皆作五色而酒至辄願又能細語郎分 不倦盖别之未幾而君計至矣不佞與于生言及之 弇州續稿

令如大江何過為志曰曹公諱大章其字一呈而别署 言立就而不盡受終生東十五補邑博士弟子它弟子 其齊日含皆取章義云曹之先自晉徒而居金壇者數 用經術取鄉試以顯其官户部僅司務業已著能聲婦 即户部公有材畧工治生既怠将仕業至埒素封而仍 而以有文戒解生固請曰治命也子與我公善而遽朽 曰秦孺人寔生公少而奇顏駁發户部公武之文數千 祀遂為金壇甲族王父将仕公起赀以豪稱里中父

嘆曰世眼自戲戲歧径耳道固亡两也取以劑其文文 它卷乃能公始好朱文公先生全書而越人周生士佐 則東管避之矣户部公既得官爱公不能舎為楊之京 之貞以此知貞者易也随時變易以從道也公於解既 益工而最後将南太學當試論君子貞而不諒公為說 曰君子之道易道也易之氧曰利貞至坤而曰利牝馬 方能公車公數從之游盡得其所受王文成先生學而 而入貲補太學上舎十九應試己中程而主者誤關入

一人の日の「人に言!

弇州绮稿

多ケモ 奇而所創說不恒有祭酒程先生大德始讀而販之三 復則心賞曰孰謂此子所受非易也而精易理若是舉 甚急它小猾娟起公殊泰然日若曹非有響響我度吾 侮之者以訟構守价守价熱吏欲以縉紳立名而持公 故王樗養先生煜里居暇則贏服過從益相與談理性 力所及以飽若欲何似則遂解甫事解而計吏期迎 之學醇如也户部公之起家或不能其鄉有来公喪而 冠武者亡何遂為鄉武尋丁户部公憂廬於墓墓近

握居第一始公與周子将而周子之會試得第三人第 行之市肆購眉山氏全集而悉讀之日吾知籍矣既試 所餘幾何公指其腹曰不病娩也念無可以藉吾筆者 車馳至熊中人或謂曰外関嗣内憂而起不娩女乎今 故為壯語曰彼不難代也周子見公文而心折曰毋若 而其文沛然司武者得之懲曰豈為眉山氏復出耶遂 者為吾郡瞿文懿公而廷武復第二人公心實驗之

次足四軍 全書

汝之易周郎何代瞿公誠不難公之廷武而亦復以第

弇州绩稿

名高天下爭欲讀其大而識其人然竟以秦孺人憂歸 1)-矣公之薦於鄉甫宴歌鹿鳴而有條沮色人謂公得無 動 而守价猶在郡大悔請得洗心交權公諸訟公者惴 門下親厚願逐所脇貲以解公笑曰去之吾不記而 喻於昔奈何會秦孺人計復來人以公為孝感公歸 計來至是而條沮色如故謂人且讓我憂樂我實心 憾名第耶公謝無之第怦怦然心動耳俄而户部 惴

二人及第授翰林編脩如瞿公公妙年美風姿而又以

Ĺ

致仕矣公念己廢不復收而家有户部公祭天園益規 節與交杯勺問過給不無上棘於而又以公富有所望 甚請歸就緊樂江南公歸而蜚語入蕃遂坐考功令勒 時當揆異之謂其蔡蕃曰是才子不可失也蕃乃謬折 試所得多知名士而是時天子方修竹宫祠釐之事三 少能滿會公故居片時積病濕而寒予告滿三月蹇益 相國所上表領例以屬其寮獨公具草住甚而分宜相 何人與何事也服除補故官入授中貴人書尋分考會

欠り回車/ニョー

弁州續稿

盡日夜不倦追響過澤於柳煙竹月間望之者以為神 數時時度新聲使合絲肉風日清美画船載酒遨遊窮 侈之為樓閣堂序亭榭之屬旁購奇石列名卉嘉樹 仙或若五侯四公子而公為人豁達無城府其急客甚 進其點者至或逐緣公東而頻倒之卒用是累公故當 於己客心論名能文章即被一枝者得因所厚魚買以 ·映帯有若天造又於城南營別墅包絡原壠脈山 極東南之美少别音晚而益好之所蓄百金子以十 臨

欠足曰 一个 笑閱雜而於語思益奇既病别予之月餘為嘉平腾而 夷然不屑曰中盗不己中文罔寧非天耶我何忮為而 家人問之則屈指曰吾不死吾於孟春之二十四日有 即 公既失其二子後有所舉而美以是益自快即家旁落 問也公不恒視書問有所視報誦亦不恒操筆而語 出人意表又令左右時奏伎或誦俳優小説消博 Į **伞州續稿**

客以間事聞御史名捕客客既以是奶公坐削官矣公

中盜盜持公金去尋敗而株及揚之富賈窘行千金公

謂家人曰吾安能不死猶未也至二十四日定死耳 左 白 是前一夕呼題櫛衣新衣危坐浹晨脩然而晾嗚呼 衿裾之口迄今 而其偃蹇仕路人或以公擬之錢固佳 而 有錢太史福者兩冠其南宫大廷試制科業膾炙於 明則武功康太史海庶義馬若乃藻而不續樂而 然以公擬實非伍在古若徐君情武平一李白之流 出耳至明年上元夕寝然劇猶馮几頗燈火而樂 以世法少公耳公寧可少耶盖前公之一甲子而 及 江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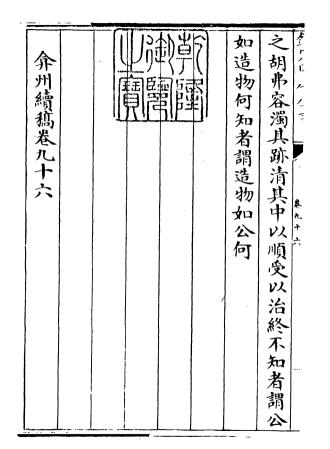
|金厂/に

たくこも

之一子以為造物者臣可測或怒而或喜雖然坦而俟 驟貴公而忽推之予公名而中流之奪公之二子而償 屬吾弟提學懋序而行之銘曰 聘故御史胡漭女公詩文多佚而存者若干卷斗聯以 諸生祖見娶史氏祖聞聘安氏即所謂材而夭者也女 清指棄而不然非達者能之乎 鳴子出不必有為生獨 無所自哉公之生以正德辛己壽五十有五前有子二 其適即斗群為太學生皆王孺人出晚舉子曰祖鶴

欠日三人二

弁州約楊



欽定四庫全書集部

奔州續稿卷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校對官檢討臣襲大萬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謄 録監生且張子誠

欠己四年へこう 呼是為致住右布政使李公之所蔵魄而世貞志之 明 医乙烯 医阴水 心病以 衛務政法 公司戶為 馬里 经收 公墓誌銘 **弇州續稿** 明 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 王世貞 撰

繕員外郎都水郎中出食浙江按察司事調除山東前 諸生薦鄉武者十年成進士拜工部虞衡主事稍舉管 數十傳而轉徒楚之景陵曰公高祖洞淵公九淵傳 ナシドノし 其先為西平忠武王晟裔不知所自徒徙江西之吉水 李公者諱淑字師孟以家五華山之傍白號五華山人 **山西按察副使浙江左泰政晉山東按察使轉令官以** 玉公珏有子曰南臺公景瑞得公封河南左恭議公以 以母楊恭人喪歸久之始復除山東遂恭議河南樂 /二一臣 朋

欠一四年八十二 九日也得毒六十有五公所受室口王夫人其繼日陳 夫人盖當以公恭議扶封恭人矣復以子維楨考史官 卒公不勝哀屬疾久之亦卒時萬歷之辛己正月二十 武匡乳於梁弱冠成進士高第累官國史修撰提學副 最封而從公布政扶稱夫人維楨者公長子也而舉於 使以至河南右参政娶王氏為嘉靖直臣宗茂女次維 舉己外娶徐氏太學應女次維柱次維標俱舉丙子 **拿州绮稿**

南堂公老上書乙解所居職侍養者垂八年而南墨公

邑諸生娶夏氏為貢士宗女女一歸諸生魏實秀孫女 重 要之不兩兼也兼之自李公始公之奏南宫捷也江西 者十而五其在天者十而五是故有順以際有拂以成 致其分於君臣父子間未有能不織憾遗者也其在我 其娶吳氏陶氏為儒官布元衣郡丞之肖女又次維楫 公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薦之 二未字維楨之状云爾世貞讀而嘆曰於戲盛哉士自 相嚴日間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 巷

吳繚往日小別於徒手者耳蕃左顧強而却之以是公 中公公之食事時倭寇方躝浙靡所不壘而公以一書 為郎前後積且六歲而僅得食事然竟不能以考功令 還謁相嚴則謁其子蕃謁必輦重而後得志公第以兩 旅雅車関道不得發士大夫之賜相屬也故事郎自推 坐堂皇别出納庭無候人外尺刺不入內三尺童子優 不踐闋外大要以破窺伺而為緩急重輕者比公滿商

果甲 相嚴固下之然於選猶得虞衡而權杭州稅則日

次定四車 全書

舞州續稿

食盜而官稍繼其廣更為約日居恒不得頌共繁若 山中陰為倭內主督府檄公移兵取之公持不可曰 緩急為縣官奔命其犯約不如約者皆死賊盡降散後 氓 弄竹筅自救死耳寧能越重衛作鯨海問耶且此可 郎等數十百人餘溺死者亡莫而會有言曠盗聚蔽處 以督府粮提軽兵處之形崩山生獲首渠薛柴門三不 生當其衡額转自奮曰此非丈夫畢命時耶台告急公 而兵行籍開化十餘大姓能得盗命者責而貰之俾 熊 BP

欠こコートこす 歸慈溪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吾部人也文華則曰 外之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日城易及矢乃爾奈何 慈溪南半而郭居者崩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於城 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交關始一還往當是時公城 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文華乃問行 之挟相嚴重而來視師既以讒碇死兩大師張甚藩泉 公則令人以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 **弁州續稿**

颇收其用而幸臣趙文華者故心賴家慈溪里里人籍

使失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其邑令使徒類宫 **請吏御史令里姻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 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善令犯姦贓公庭笞之東以 茂嘗上疏極論相嚴罪状坐貶御史之父方伯公入質 公復不可會公所獲男崩山首渠當上功慎府文華遂 弗善也乃趣通文華間謀削公籍而公既己歸無可以 居停公邸舎飲食卧起如家人心間相嚴與子務閒之 調公歸而文華入养重用事而公故為郎時御史宗

欠つ日 八十日 充東部中貴人護景恭王喪還所至榜笞郵傅吏胥貨 為公不獲已勉出自是始復成定矣公之再補山東治 **俺得金紫被我而膝下作購嚅兒女子態我何用餘生** 奉楊恭人終自恨服除久之不肯出南臺公亦以老乃 侍御女禽或謂不難時忌耶公笑曰夫侍御者而豈名 日趣公曰乃公敢內躍馬逾少年若不以時住宦庶幾 在丹書人也人亦卒莫能害而公之始補山東以不及 **弁州幼楊**

媒孽者而文華自以它罪仰樂死得解公顧為維楨委

聖公為服居頃之乃拜河南命公愈自勵有聲天子覃 若公署司篆而御史以國資故指藏金欲盡得司蔵金 其官趣命薦金緋而顧左右曰強兒出當笑我令定何 暴者曰而祖吾師也非敢以薄報欲以全而令閒也行 至公部相戒母敢犯郡國舉衍聖公孝而顧與族大人 東宮恩得推榮所自而公以婁被旌應格南臺公封如 **関公曰己之孝而犯上乎即抗三尺彈治其舎人子縱** 公持之曰誠不憚澤竭即一旦軍與尺一下誰任責者

CANDIN LINE 尚裁省業己盡削郵供而馳傳者不止郵人因則相率 籍且奈何以目前利奪人主親親恩御史悉甚具草欲 而無何有冠警汴兵當入戍賴公所持贏金以濟南陵 逃徒公請無盡削而止諸濫馳者得毋逃徒更以其美 論公沮撓而公有山西命復竟解公之治山西而時所 便凡十餘條著於書晉人稱之尋監試事所得多知名 供邊不之公又言戍薊於天下徴兵不便徴晉兵尤不 王薨御史錄其家财且百萬公復固持之曰王何罪見 **弁州續稿**

金としし 墨公雖健然己八十今幸而尚為吾有卒一旦不可諱 時的復濟山東之加口河而公時在議獨身先藩僚行 成以為神明比遭山東而送車數倍於權稅時也當是 後許比上章天子猶難之至再乃報可禮數視大臣公 棒梍中得其竅力以不可復報獲寝南半歲有廣西命 人其恭政治為浙西公至是三将浙悉獲其吏民情實 便道歸省南臺公迎門謂曰視吾貌與曩何似公念南 何則數請於南墨公會有失勝之威亡賴於食寝而 11 次之四軍主書 矣去我何幾而自勞苦乃爾公謝曰吾不能畢效於老 堂公曰嚮者見者之奉若母及我吾以若壮安之令老 **猶嬰孺其殁也病寔自廬墓云嗚呼公不愛其身以勤** 夜候喘息稍失度則徬徨走醫樂既病口啥飯餔之南 **欲急公用甚於公然公進而不奪其才退而不奪其志** 君父數職數起卒用忠孝終天子之急公與南墨公之一 毋今猶耿耿也兒在安敢一息懈盖南墨公殁而噭跳 **弁州街福**

自是始復稱子三時視滌濫必腆暮則布席於榻傍中

七子而里中見侮者強公遏之力曰吾知於伯宗何益 能存者割俸以貸至再三不倦同年髙伯宗卒於景相 意不欲遽死之耳慈溪馮御史者公所繇鄕薦者也按 異孝子貞婦俠烈士急之若失它中表戚族有窟而不 公性不好名髙顧於為德不一所居必先存問高年旌 其卒底公於忠孝者天也夫豈唯無之盖亦兩相成哉 **殁而調棺殮行服如子弟閩人林春政傾盖而成莫逆** 河南而以行宫火逮至郢被杖公夜索饘委身血肉間 瑟九十七 **灰足四車全書** 我能報之者何若必滿意乃己公性既好施而尤不苟 忘戌也公時時屈指言吾德於人毋論度德我者誰何 取其自山西入賀萬壽墨司為治装皆弗聽所受性耿 解晚而有兄董侍郎元漢為主事以論糺相嚴戊過公 公鄉人且通家也公亦自爱其一姓名札弗肯通生平 治公不逃諸察睨自出尉撫之觞行酒索行金元漢為 不獨於重相幸臣見之即天下所指最貴而賢者於 **弁州絲鴉**

其疾與其死也資力皆於公乎取林且死日時謂吾終

端謹重修容雖磁暑不裸袒喻三十始得維楨諸子而 集惡少數百人來蹋公第門椽瓦立盡親族不能平倍 華服見者里中固善公嚴事公有冠虎計欲公廛室屬 才甚爱之然未嘗示以少押色諸子亦亡敢以狎色若 其衆謀為公報公止之曰諸君幸憐我乃欲為彼所為 然首者門生執経請質優恒満或貴而叛之不欲名公 **皮置之室而已公少即以藝文著其應諸生試亡弗段** 耶中丞趙公汝賢髙公行扁其門曰孝庶公謝弗敢當

次定四年八百 **傷空山女嚴洞問北眺漢江南挹三湘而樂之酒酣指** 試而幸偕公公又代余浙西事相慕也最後訪公里與 既己志則又曰余與李公於郎署時以文字通云監晉 文有所作必消腴合度得集如干卷而私之以對客若 **顀韓山道今公實葵其下夫豈偶然哉令夫江山之所** 之以令名若令男子其所兩相成寧獨忠孝己哉世貞 経公弗與校也家藏書萬卷手校警若新居不恒作詩 不嘗仰那墨者嗚呼公之嚴內行務為長者若此天報 **奔州绮稿**

環 涯其炳靈粮深不發於人不止也而公父子實當之 嘘 為虹霓喻漢江萬歲千秋夜未央我裁銘詩與俱長 故為之銘曰 嗚呼公己矣其即安於鉉矣所以繼公志者諸子耳是 惟楚有材璞則良厥膚温如內堅剛以隕自矢弗改光 以饗獻伯暨河宗用之木竟續乃藏厥産瑶現璜琳琅 三月乃薦登荆堂或利烷之完弗傷剌而瑟璜黃流中 十五連城價帝錫女棺韓山陽孚尹上燭輝天闔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贫事省恭黄公暨配毛安 人合獒志銘

盡折其觸之最顯而禍最烈者一人馬故兵部員外郎 嘉靖中相臣嚴用事欲以重推天下之士大夫氣而不 楊公繼盛其以隱故不及發亦不及禍者一人馬則故 按察食事黄公元恭皆余所與丁未成進士者黄公名

為不及禍其中謫以武庫仗忤御史最後罷以計兵事

金りせんノニー 之請而志之元恭者黃公諱也其字為資禮黃之先由 罪貶揣於鄞遂為鄞人七傳而為邑博士傳提領琇以 閩著當宋而殿中侍御史龜年即以論劾其相臣擒得 前後見重於守舉鄉試明年組春官又三年始登第授 公父也娶於周安人而生公公少工屬文弱冠遊郡庠 郎宗明最贈光禄寺鄉贈公之長子曰睢寧令宗欽則 公余獨能悉公而愚弗獲闡至公殁而始以其予静存 多任官然不能通顧至站蘇驛及職用仲子禮部侍

次定四車 全書 直若既廪公謂必得其名代與人而後給之忠不可公 帛公曰此一日事具而耗縣官帑至此殺之俾數人共 贵人以皇贵妃丧從之陵寝故事人為席廬褁相柱以 遂上疏具言状且發其它奸私的聽工部數尋會諸中 口高忠多從其衛伏匿工匠虚数萬計第以一紙來需 工部營繕司主事公為人仇爽便事有逐識然不肯屈 下人必欲達所不可而司所當乃內官監其最貴幸者 **盧斬茅覆苫而己中貴人志甚羣約俟公入臨甘心 介州續稿**

局尚書知而它使公以免然由是心敬公而虞公及 壟 受疏北面揖大當以南面報揖公謂疏在若手猶可既 闗 地竟出弗顧大瑞志至賈其黨以惡語侵尚書曲為交 授我而南面報揖何也且在順門上所恒御豈而南 日 司禮大端以諸曹之疏下公當入領故事領疏郎既 錮之緹騎獄公時時為索體司其出就謝而酒食之 斷天下路而故給事中沈東以色件取所疏語激 始得解當是時天子虚己委相嚴而相嚴私其子酱 卷九 面

意小決可庭飲我月中既飲而徐語古直臣烈婦事娓 娓己進白酣起舞日吾為直臣易耳若能烈婦乎毛安 下不治疏己從公車上而公出就會調其婦毛安人曰 人者邑之著姓也燬而賢其佐公讀書微時甚力卒不 與飲泣慷慨論天下計遂草疏言皇子長不早建立母 為複瑞祠釐我間衛陛下威以實私索不登窟像之天 以係人心杜窺何今令人主孙立而股肱之臣日阿諛 所謂第唯唯而次日微聞之乃大驚尚書亦左右顧

次の日本にす

弁州續稿

界之孝子不當如是也公語塞尚書乃使同舎郎與司 問殭項郎安在或日日挟疏往之公車矣尚書曰皆嗟 我公對日關白公例爾而疏當不得上也尚書氣咽垂 此必有所為也亟呼公而結得其實乃曰胡不以關白 公明故廉臣居無何而卒公以滿考授承德郎封睢寧 禮善者追而毀之然其事則己寖閒相嚴矣尚書者文 泣 公如之毛與好周俗為安人尋遭屯田員外郎大敵忽 回事故無濟理若不有父母且老哉而一旦以死憂

アンヨシノンラ 譴而獨取公倉卒辦公當需網於內官監而諸中涓皆 我使我至今麋廪當是時尚書倚公重而故相徐公時 難之高忠問知為公曰巫與之彼強項郎也往者疏繩 **闖入塞薄京師議大修守具它曹郎往往以不及事見** 郎為相嚴客而惡之一日酒語曰若何蒸食哀家梨客 盧溝橋皆立以成事告然皆亡能名其功者又以同舍 以大宗伯用事時議即即且屬徐公徐公曰使我一日 者安能舎黄生上佐也而公受命行視南郭址又祭 **弇州債稿**

金 政言張副使元諭俱謫公得判漳州府而不传以斷 於是牽多偷公職干趣而隸人老而點當縱其三子偷 江 按視武庫仗使劾公與同事三強項郎張侍郎任顧布 夫已氏門将不與氷山並鐮耶相嚴益恨之會曹御史 名及舍址立碎汝首隷乃蒲伏吐實公戒勿泄而月港 而身為之耳目者公庶得状屏左右詰之曰不與我偷 传不知公之有相嚴草也公笑曰為直不竟何問為 北徽方舟而下當為詩北公論中贵人忠事它郎謂 ノしんノニモ 巻ルナセ

1 STATE TO STATE IN 以為恨毀幾死然至服垂闋忽倭夷之江我乃著蠡測 賦來聽折諸偷來聽析按籍悉獲之亡漏者三月而獲 海警車步騎三陳法屯田議鹽策取将諧書故趙司馬 公歸自誦念睢寧公老不欲往故強之往而至不及飲 之偷尤甚而皆匿跡耕公乃偽為約曰倅以若區多伏 服曰公儒将也服除至京而有舉公給事御史選者以 孔昭譚司馬綸時治越得公書而異之與計兵事大稱 八百曹它鉅盗亦次第禽如課尋以睢寧公丧歸始 **作州情稿**

稿 圍而奪其兵公曰此欲法因我耳會背疽發狂歸卧 司 臣趙文華以尚書出視師為公鄉人請與俱至軍而謂 於丘家洋敗之然不肯數赴趙期會趙乃檄公解通州 相嚴之子酱曰此郎根而習倭事龔百一得其益不者 遭南兵部武選主事進武庫郎中亡何以按察食事飭 例報聞徐公時為亞相欲得公兵備其鄉抒倭而幸 花居趙奏凱從諸行者封拜過望而公僅加俸一 馬三尺治之易耳蕃乃許公以故倅從軍公行遏賊 湖

ケア

がとここ

欠と日車へこう 完乃始提兵趣揚賊己退而公用周安人丧歸矣李公 我禍不可言於是恃便宜不以時發而修治鳳陽戰守 吾以長莫益李公而乃恨我身退不復収矣既除服日 寄郡郡大而無城郭可恃贼萬一謀知状以軽兵走薄 取唐人詩與晉書跡存者摹諷之以故詞翰翩翻得其 大恨公刻公追挠而相嚴從中下罷所任公漢曰天乎 李公遂檄公來援公謂鳳陽仁祖陵諸宗室罪人予皆 賴州諸郡兵備公之賴甫三日 而倭圍揚州急都御史 弃州绣鸦

薦紳先生有識者亦雅望公用而公屬末疾以至不起 儉勤深謀聞所至耐宽公憂而公既病則以一身盡寄 矣公歸之十四年而病病五年而卒毛安人之事公以 致而北氣時一溢不自禁慨然作盾鼻磨墨檄匈奴語 之而安人忽癱發於乳公深以為念俄公先卒而安人 娶全氏操存娶楊氏俱太學生安人出仁存娶将氏側 公春秋六十有五毛安人損其一有丈夫子三人静存 不勝悲思癰寒欲後五十日而卒時皆萬歷之庚辰也

RED PART 色 斯疾天亦罔極亦堇之精閼而弗液後千百年有虹其 明 烟岩而人而皆毛安人翼成之於法得附書銘曰 君有恩禮割帑以邺女兄之子所館殼及發葵師友族 出孫男女十人婚嫁多名族余所謂悉公者此耳而靜 存之状又稱公性至孝能事其兄光禄君撫其弟少府 有直臣而弗究直畴者抑之以私見德明有材臣伦 而厄時者厄之以公快脆歸為完士於汝則得斯人 **弇州绣稿**

金りした 子之不朽屬余謝曰無己有峻伯在是而公所知也亦 嘗識峻伯公車者也盖又垂二十年而與公之子五麟 始余入為刑部郎而同舍郎吳峻伯者問與余屈指天 遇熊郭招提中公及己五載而孟麟時語余日敢以先 下士而曰有曽公日宣者其人哉問所以知曽公則公 知而公者也其明年而峻伯及其义十年而孟麟 朝列大夫福建承宣布政司左恭議筆山曽公墓 誌銘

1:11

欠り日年/子丁一 文遂為黃之麻城人四傳而改以春秋魁其鄉得捷為 莽而遭廬陵者為廬陵人明興有仕黄守而家者其名 壤而弗兆以偃蹇至嵗之辛未而始兆也乃又不及志 教諭用子大有貴贈邑令卒而祀鄉先生社仲子鳳陂 其字曾自號日筆山故亞聖那國公裔有自武城避新 銘不幸失峻伯矣幸吾子在而以十載之成言請其大 既之不朽余又謝不複解乃據状而志之公諱 姓日宣 **弇州绮稿**

書状以介弟嘉衮走二千里而拜余山中曰為先子卜

學使者四而四居首張文定公奇之曰是子也材可棟 日 公大顯由進士拜給事中當廷劾中貴人瑾拜杖詢遠 也公以壬午舉鄉薦明年遂成進士授河間之獻令公 又将南都三邦號経代數而公遂能舊最其勝歸試於 郡幕以直聲聞天下歷四川布政司恭議以卒祀如捷 記數千言少長工屬文從鳳陂公宦将慈溪姑蘇己 為獻善状最彩而其大者輕重論罰以殼贖民不病 公鳳陂公娶於李舉公南六歲母李卒公出就外傳

墜耳公日陨墜固當誰石之而使之墜耶卒抵豪死公 拂衣歸而侍鳳陂公融融如也御史意不自得而邑民 會御史某行部數目攝之公笑曰彼謂其難去令耶即 既著能吏聲自負以不軽折節而又念具父鳳陂公疾 民民憤跳踞樹馬豪中之石墜而陨監司欲寬之謂陨 迫得公争噪於墨於是都御史錢公如京與御史合而 檄致公鳳陂公乃促公行至則益自勵斤斤三尺御史

罰而庫穀盈縣信格募擒巨盗以次就理里豪有蹦其

欠日年八百

弁州結稿

官而以公強正特調改吏科公自是益發舒言事無所 侯瑛罷之矣公所言營務四事若擒官僚實行伍嚴操 事繩之不以霍公賢重假又當上書譏切贵臣用事者 避霍文敬韜為南禮部尚書疏欲責六科避舉公持故 張服歸再除補故官選户科右給事中會當大計京朝 有言持鳳陂公服歸服除補兵科給事中尋復持繼母 翊國公勛而其以户科左給事中視京管則直刻懷寧 更魏尉薦之矣公滿六載始召得南京刑科給事中将 とこと 蹕所臨法從虎賁供張糗藁何所于指林棲草伏士餒 監國尚屬襁褓六飛在途還住疲頓南土甲濕疫獨時 陛下孝思與大舜婉諸所經畫行留亦曲盡矣第太子 事嘿嘿推禮科禮科之署事者孱莫敢發公奮然曰天 子輕萬来出巡幸此寧獨禮科責哉乃率其僚抗章謂 南幸楚展謁顧陵二三大僚暨臺臣争之弗得而諸給 練的賞罰軍中至今稱之尋轉為其科都給事中工将 又間漢污之間比者無歲編氓流亡突烟時斷今清

次定四車 全書 一

介州精稿

宗社萬世書上不報遂以扈行屬歲侵而河南餒死者 馬猪 隐憂誠萬萬不淺也陛下毋牽一人之孝而忘忽 廷箍皆下微杖趟一時翕然稱青琐五諫云而公得 詔 君嘉猷歸自使慚其職馳疏請上速回蹕上怒甚俾 枕道上公復再疏請販之下有司匿其状上飯左右 西靈川尉未幾選江西進賢令靈川遠外非人所居地 獄以待大駕還併公與同疏者李君逢周君統謝 眼者又焼耶唉殍為誰今復安在會禮科給事中

緩帶褒衣延諸儒生談推今古不倦俄遭温州府同. 聲居之中無所厭薄其治辨累如為獻時而公贖暇則 者遂擢以行而是時撫蜀都御史不欲言其名以吏科 以入貿萬壽行既至而貴州撫苗之議起當設一泰議 中道握四川按察食事其政專屯鹽方欲有所爬刷而 而尉最甲散進賢故嚴色然令劇易困公以貴臣挾重 給事中尹君相論刻罷去尹君故與公同鄉且同署 銅仁控之奉公顧謂曾公治管務亡害非公莫可任 知

欠于19 m. Athan

奔州續稿

金ラに 事公所轄應州有珠池凡官采珠所役使養人死傷不 鄏 必是子也虧我者既得代即論初公以食事聽調歸公 屬期且米公奏記督撫周公延為疏止之應因以蘇公 又係上廣兵力益戰棹禁海舶留守臣諸事於臺皆報 可勝計而珠直不當費十之二大約以利奸人索而 而又直公以書勸駕公造朝而張公己卒僅得廣東食 而名為最相善都御史甚望公曰轉入而不為我地耶 絕不復有仕進意凡七歲而時相張文毅治故善公 L バニー

欠い日もんじ 行而嶺右猺有剽庫金者公又上防守方畧左方伯劉 議行遂媒樂諸影響事疏罷之公既罷絕口不復及所 得監司亦妮止之不得而俱屬公以解公乃為婉辭 鄭始留然其持初議益堅而蕭與兩監司謂公實右之 者以公事與兩監司持不勝遂棄官去御史蕭止之不 公米見而心服之曰天下才也而公鄉人韶守鄭重威 夫也後先以鄉人重我獨無鄉人哉會公遭福建左恭 以語後御史郭郭故撫蜀都御史鄉人也忽慎咤曰是 角州绩稿

金いし 嘆曰以吾從大夫後哉謝病不復通而司理滿三月當 官 **諛之得乎且三月政成胡易也司理聞而銜公搆於上** 代客或有勢公文以錢者公曰司理日約東我曹而文 老愈為具為給事而與會試事典史而與鄉試事所得 而 以唯闢園池召故所善為文酒歡務為德於宗戚隣里 熟察公居鄉状不得而止公性不食酒無奇表好自 若儒生所旁通星卜堪與家語而尤喜治博士書至 己漢陽一司理來署邑豪榜薦紳交際禮於門屏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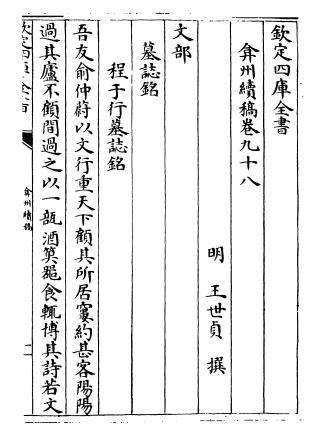
邑諸生娶於萬汝弘汝確孟麟出也女一嘉懷出也葵 繼配拇封孺人丈夫子三長即五麟初名嘉裔太學生娶 WINDOW LIFTE 在蕭園之祖瑩状則吾郡王百穀嗟夫父子更代起甲 指揮使劉守有太學生李承祚俱梅出也孫男三汝魯 多知名者公年七十三一夕以無疾卒元配喻贈孺人 女女四共適太學生萬一唯邑諸生劉守異錦衣衛都 金華守文淵女又次嘉懷邑諸生娶於周瓊州守思久 於劉故刑部郎中燦女次即嘉表庚午鄉進士娶於汪 **牟州績楊**

闹 者大臣職也是何天子之廣而大臣之隱也且夫以最 史 公之諫犯所必不可犯之人而公之諫挽所必不可挽 一使去也又何昔之難退而後之易退也然孟麟華之 令而 事此未有不立陨者也然天威甫震而露繼馬猶 為諫臣以諫獲罪而名俱趣之不亦甚奇哉夫鳳陂 一御史也奈何使公父子而以一恭 議終夫舉直憐才 官劾遠外及其既也天子不脩怒而脩怒者都 攝衣歸墨猶知挽之及其嵩然名憲臣而两 推 御

Ŀ

二二百

弇州					13 17 1
弇州續稿卷九十七					
++					老九十七
	,				
				_:	



栗者有之自以川程于行始于行之朝夕事仲蔚謹徒 乞余文甚苦余以仲尉故強應之意具人必軽俠侯服 不則亦索書大小十餘紙以去亡有能損索而投金與 亦不能當上豪而顧為好詞翰與古文佳石三代服奏 栭 緣以得余一言為其先人重仲蔚顧匱之不使見而為 **起焚香而吸名有吳名士大夫風久之仲蔚卒遺禁 胎車者其後卒見余則一怕怕退讓韋布也問其紫** 餘篇亦亡有能梓之者其子瞽而日抱之哭以一旦 生産 וילה לחנייו לני וח 投良梓以刻刻成而乞余為之序序成予方高于行義 遂冺冺不傳當使死骨立朽于行感其事遂傾一歲入 身以歸岩穴之士及死而又為之成其名如于行者乎 飾其所自撰述而籍以市姓字於建官長者孰有能輕 晓有文事即慨然有剖劂之役不以事指紳大人則粉 日此義士也夫機俗纖嗇以訾相雄長至嘉隆間而始 挟其烟進士吳子尭臣状使瞽子紹而請志銘予乃歎 欲有所稱說於人而于行亦病死矣有子起家能讀書 年州續稿

嚮者吾尚應其先人文今雖老 胡可解為騙其幣於瞽 十龄而即廢書從客进買善握莫摘隐知豫驚其老軍 萬方而久之婦吳卒毋復哭之働于行所以慰解之如 其幼弟善夫甚篤尋以疾殤母哭之働于行所以慰解 又二歲而父汝義病卒於即于行不以雅廢戚號哭徒 汪曰宜少操母母使盡屬之人自是益工為贾而內撫 挟棺歸既成丧不以戚廢家密袖金五百以貽其母 而問讀吳子之状則謂于行類敏辨口父母甚愛之

15 10 101 777 10 M 且餘日之幾何而愛此無益傷也於是母病堂為之小 前且抱其遗孤進曰死者後先不可作無此猶足以宽 **撒叩首首為之種拆而繼婦陳到股內而和糜進之毋** 愈而後復作則于行日夜不解带侍湯樂間走祈於東 迎父棺而合獒之念無可以報死者乃始謁仲蔚及一 心動巫馳歸則毋己不起矣于行哭幾滅性行求壞地 有旅調于行毋寒而父業于行乃復贾吾吳數月而忽 二文士以為不朽計而它所為德如賈稍美則輟以散 食州绮鸫

工力鉅者行而見殣尸輒具繁捏掩之其施饑則食寒則 賈上而不肯盡竟之曰我不欲 贏於人而畸於天以 謂起家曰吾奪於賈不獲以儒起而心慕之甚汝其畢 得疾遂劇婦陳復到股肉而和糜進之則不支矣且死 衣渴則若雨則笠屣盖終其身亡倦色于行素無疾偶 族戚各有等次與諸父謀治汉川古道獨當其最衝與 夜分歸矣至夜分果絕吳子又謂于行精於其術出諸 吾 願更問之曰二媵亡子速嫁之己而曰毋溷乃公以

皆吳出也次字吳尚勤陳出也程之先有都使濡者以 成于行之義名于不朽其相率而破其怯以趣可欲之 故卒不能當大豪與余所欲稱說者同也嗟乎好論天 娶黄氏女四長適吳昇潮次適諸生黃惟兆次字畢某 善當何如也于行名善定年僅四十有三子一即起家 拒黄巢顯而歸老於汉川以故汉川無它程程之族最 下後世令仲蔚之集行而檄之人以區區一程于行能 不冺仲蔚為可貴余志銘作而檄之人以一俞仲蔚能

次己日草 主書

奔州絲鵝

者 鉛日有結客編天下而亡所成其名以終始得一士而 中丞書曰将以紹介也憫而強食之弗飽也乃又弗葷 烏泣且曰孙所以為二先人筴且窮而後思有吾子以 諸生祭大節者裹糧苴履走數十舎扶桐竹而頓顏鳥 名遂成于嗟乎程生 不朽是精己乃出手創事状曰此所以志也己又出陳 蔡北崖處士暨配陳孺人合藥誌銘

次との事にす 傳不肯盡究其學去而習陰符豹鈴諸書與轉剌劍射 邑人數傳而有御史鳴玉者以風猷顯髙帝朝又五傳 |雙字邦鳳北崖其別號也先世自鹿城徙臨海遂為其 之桁歎曰是不可以組五單于梟三越王耶念欲結客 而為君娶於鄭有女矣尋卒間孺人之賢委禽馬而後 有諸生大忠及大節始君少孙廢経生業己乃涉獵史 也吾不習北崖君以大節故推知之是宜誌誌曰君諱 **弇州續稿**

勞之 酒弗酒也二尊人者何北崖君稱父而陳孺人好

愈色見也壬子島寇暴蹦伤邑君乃韋帕抹首跗注朔 司馬譚公公方夜按行睥睨問擁盖炬火武士操關戟 翻從里中子弟扞之寇尋徙攻郡君問行謁郡守今大 以美治滫脯浆酒之類薦之稍足給客乃不敢以幾微 以訾弗繼恒邑邑而益不問家人産孺人務躬為纖嗇 漸以定君竊計曰民去警久而菜色不改者用伏賦也 公改容謝之邀入幕府時時問籌筴君尋引避去寇亦 呵導君驟謂曰賊壘近矣能不以矢石跡炬火處耶譚

賦清丁口融盈縮裁冗費者上之周君用君筴得稱為 **循吏以故邑中益賢重君客有蓄疑難請者君無不立** 者髯叟曰君非蔡某也耶願得以一杯酒為壽問之則 隱畞五萬餘賦稱是盖君當野行有憇逆旅舍而窺户 白見其端於臺使者今中丞龎公下郡守丞摉稻籍得 夫使中豪以上日伏賦之龀而單亦日見削吾弗忍也 始蘇於賦者也自是君遂負善計會聲而邑令周君甫 下車禮君而問政君盡出其囊中書所謂均里甲復額

大き四年人二寸

弇州續稿

飲食周悉後且歸其父母哭不忍去日舎此吾何父母 茶居恒與鄰貧弱共之君有從子幼而孙孺人子之亡 剖然俠而隱其伐孺人之用織嗇起頗推君志嬰栗瓿 以異二子也值品警避亡道中推而號者攜歸為洗沐 耶君以正德辛未八月五日生以萬歷乙亥十一月十 月十九日孺人亦以病寒卒距其生嘉靖壬午五月十 日暴得風疾卒年六十有五其又三年而為戊寅正 日得年五十有七君前所有女適王具大忠娶於陳

舉孫二希賢希聖大節尚未聘始君殁而孺人痛甚不 一好者居恒謂二子吾食不能咽曰其者 母錢家何二子 一欲生己而日孙未立也脱簪珥以飲弗能給幸而有稱 WILLY WILLY 鉛口汝二人其即安於是異日有等表而廣陸者余請 嗚呼以祭君之材小武而未能越鄉井意者其屬之二 所授經束備之贄以歸其家孺人喜曰吾始安匕箸矣 **未千里然汗且血矣足稱為君之子矣是宜銘** 子乎陳孺人之為德雖不越閨閫足稱婦矣二子今猶 **年州續稿**

為之識 をプロノ 仰虚王先生墓誌銘 AT THE +

王先生諱懋良字汝存其先故家真州而有思保者從

成武選公常得人遗金佯病卧邸中俟遗金者至而還 髙皇帝義師遂禄籍太倉衛五世而為封武選主事公

之有子曰積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天下稱其為長者娶

陳安人舉二丈夫子先生其季也少而警顏工讀書顧

恂純謹不好為兒戲侍郎公爱之宜縣所至必携以

恂

為侍郎之號虚齊也自稱仰虚見志云弱冠補州博士 躬調衣食時即起於醫禱靡所弗延悉晨朝侍郎公而 業不事而精意定省陳安人屬末疾久困林笫間先生 升斗禄而遠膝下即一旦不可諱如終天何遂屏博士 於都試一日念侍郎公與安人俱老乃歎曰使我逐逐 弟子為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頗負才傳聲而不能得志 |從以故先生得周覽山川形勝名蹟慨然慕古賢達風 ころの 十九二日 夕以陳安人夕也安人恬然殁先生手先生痛毀幾絕 弁州絲稿

イングロ 當是時做先生侍郎公幾不曉生趣乃竟用寬然終而 院中裙厕偷三載如一日也諸所需即不待頤指 先生之痛毀視丧陳安人時有加盖公除而無復世念 養不敢以褻見然至於談笑 矣先生既以孝著里中而畏人稱之其事伯子尤莊早 |載不御酒肉不入内甫公除而侍郎公亦病目寢 放或彈指即起立調聚康脯配而進之至手奉虎子 物加贖與暗轉側須人先生以一葉秸息林下小 訊問怡怡如也始娶負張 而具 軍

10.10 101 11.10 1 微請同典竟日夕忘倦而不忍逆其祖曰吾寧信而見 尤好二氏家言緇衣黃冠踵相接於門相與剖析與首 能如侍郎公廣而識者知其獨至於書少所不窺晚節 孜見顏色有不善則置之絕不以挂口其所為長者不 先生不自為德具與客從客監難無鄙語客有一善孜 之生平亡他遇也侍郎公潔庶鮮遺索而先生繼之不 大則獨處一環堵奪燈氧然繼娶朱而後復稱有室跡 恒問産産挫而其性好施烟黨以緩急告毋弗應者然 **弁州绣稿**

金八口 先生獨心折其草以請質盥沐而後書之甫就械若欲 燕中而吾曇陽師時猶稱女稍稍露仙跡人未有信者 溲於庭者倚壁立逝既就發顏色如生其友人曰先生 弄好寧霰而見棄即有所匄傾困不怯也元馭宗伯宦 若婦子亦相信曰天胡不祐善也盖先生及之六年而 失先生何中外之戚泣相弔曰天胡不祐善也里中兒 能立亡其有真得矣或曰不然即先生有真得如吾曹 嗣子繩祖始以先生之館甥吳按察之彦状來請文其

墓中之石王子曰嗚呼俗流江河下趙吳尾間哉其賣 欠了百年人了方 金履通皆前卒孫男二應壽聘許氏應桂未聘葵地在 學生娶季氏應訪先生女女二長適即吳君次適諸生 成生卒於萬歷丙子得壽六十有三嗣子一即繩祖太 能哉以此儀俗吾儕資也何敢辭志銘先生以正德甲 先生質有其仁義行其成地矩天繩善不近名斯尤難 腴寔濫觴之母論怒馬鳴關魚內其鄉人即伯遊為汰 誰不慕也而余所觀王先生與伯子恂恂一縫掖矣廼 **弁州續稿**

德清章子嘉祯之仕而出令蒲圻也則其大人少槐君 氏而儒見子之儒不異也世不必盡知知子為善士也 銘曰子合二氏而儒非含而逃二氏也二氏見子之二 憂之曰去而博士弟子者幾何安所受城旦家言乎乃 **某所张寔合馬能以勤慎佐先生為徳者** 與偕之浦圻三月所而跡章子所善令状非一欣然謂 子不能無死死而灼然不昧也 章少槐君暨配孫孺人合獎誌銘

100 A.VO 101 VILL 謀從此取內道決旬而遙以軽机凌太湖得三日遂盡 清令者傲之曰太夫人健飯獨念君君益心動與舎人 設脱之旦而壽也章子固留之不可道遇風阻小泊至 年八十餘矣念之甚以八月朔發将及望之後二日為 謝遣浦圻役以書授令而獨身與二蒼頭別舟入湖大 百浦圻不難令安用迺公剌促為而君有毋陳太夫人 風發覆馬則太夫人之誕前一日也君之家以君安蒲 湖而感異夢爱太夫人病不待而遇鄉吏胥之候德 年州 将稱

金八口月八三 **散馬中順而長鬚者衣皆絲帛以為非恒人也而亡何** 圻養不歸而浦圻令以得君書又從而歸役悉行止謂 君不帰君之諸仲季子乃始疾馳至湖步曰香山前 依依太夫人膝前矣居月餘而令馳一介候君至家恠 可 則衣褫矣僅一扇存吾聚沙覆之而稍覆及它尸出其 **扇則蕭太史良有所贈君者也於是乃發君尸亦歷歷** 辨識會己具嘉材遂棺君而盡棺餘尸以歸時浦圻 村叟顧玘者曰以八月望之後數日而浮尸五六 而

令得君不歸状即日棄官奔之家謀所以跡君者而君 ことういうとうとう 銓紀其事而來太倉復百拜持額以請曰葵有日矣敢 使人不亡於是百拜搏額而請於孺人之兄按察副使 |益痛之亡可為解既而悟曰附驥尾名乃彰此言非耶 至此極也即不肖稔惡不赦而殱我止耳何以上延吾 之丧亦至乃大號慟踊幾絕己數叱曰天乎何以使我 孤不能受月支香返吾父母聞之太倉有王先生者能 父且酷也於是君之配孫孺人者先六歲病死矣童子 角州绮稿

布先生言以實墓中之石按察公余友也信而文且余 容問歸君而佐之治生又相與供奉西林公陳夫人也 之官不受賜徴士號以歸行游至德清家馬凡四傳而 何能忍於章子君諱沐字養心其先為會稽人有徵士 文皆成誦而又代父徭其於治生亦工孫孺人既以您 **游學工博士語十七補邑諸生手抄五經諸子先秦古** 為君父西林公鸞是娶陳太夫人而生君甫十二即從 公某者善堪與家言宣皇帝治陵方中縣其附獨奇予

獨勝子亦善乃陬之外家得施氏好女而薦之亡何孺 处赘赘若姓也即卜嗣非君血角也勝而俱子固善即 哉孫孺人之事君十餘年三娘而三女質之談命者曰 而君居長每降意拊之即小连弗報也曰張公藝吾師 **遇小味意即夫賴百方慰陳夫人尤色莊方鳴鳴時聞** こくこして うこくことう 处置勝乎勝則俱子君謂孺人女獨非子哉孺人日女 孫孺人呼阿家桑聲為之霽色而後答西林公有三子! 人舉男子即嘉禎一歲所施氏舉男子孺人喜育之曰 年州 續稿

吉禎又數歲而孺人復舉男子曰臺禎施氏亦復舉男 拮婚嫁資不以煩君身任之矣君既數奇省試多不利 子曰禧禎君謂孺人不更虞多乎孺人曰固也逾於寡 孺人性故巧手所刺維綺繡工作為婦氏最至於晝夜 亦以奪供奉一治西國公喪婁治婚嫁厘厘給朝夕然 而最後臺積補弟子試亦俱利君意益發舒然其治生 而奪於供奉故為博士語亦稍勸嘉禎代之業則踔發 於好施予白天性歲大侵鄰有病應且死者妻子掖而

云爾余乃曰溺人不弗何說也夫豈以其軽身而殉慎 前求市舎伤地以強客謂君寧有餘雖足市且彼項刻 欠之日年七十 溺報長者君壽六十有一孺人僅五十有一孫公之状 靡不扼擊咨嗟曰兒贵矣乃不能以一日享也且也以 弗住曰彼宦寧為我也吾知食吾力而己盖鄉人人歸 卒不問地君之師宦豫章而膴意君謁之可以索君謝 君為行長者君之為長者繇孫孺人佐之故孺人死而 人耳寫可畏也君不顧為粥啖之以樂繼之俾愈而歸 **弁州續稿**

烏能使人不亡庶幾能有以慰亡者既志而銘曰 安迫省父君迫省母要亦見人子道馬大均茫茫與物 也王子安之海溺也君之湖溺也非自為之天也然子 之溺湘也以忠也舩子泥凡之溺溪也以示解也非天 良死孺人不老死不以死而終則有子隱嘻我知之矣 以為無天耶童君之與孺人皆有子以為有天耶君不 無親以遇為就孰能辨之釋氏歸之定業其然哉夫余 不則亦重利而狎危雖然務光之滔淵也以節也靈均

數而吾信吾之理 跖膾羣黎而黄耆牖下回天由醢莫可殫紀若信岩之 יין חבלו ביין ביונה 難古既己言之及余所親睹記黃孺人之成楊氏孙也 余讀史至趙氏客事未當不廢卷歎也夫死孤易成孙 為户科左給事中數上章争事觸權相孺人時時幾該 盖賢於能死者倍百矣孺人之夫子曰少卿公其再起 户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少卿抑癬楊公元配黄孺 人墓誌銘 弁州織稿 五

金りじたと言 論大官丞姦蠹見中蜚語下緹騎獄且論死是時孺人 室室於衣甫爭而應祈竟以奔走塗炭且不勝憂得疾 若父業長繁而若且氧氧然不為一綫地耶於是強之 與其子應祈贊一空室委巷中日夜學絲而絮衣索鹽 口得無為恒初九乎謂淡恒也少卿公點不聽其最後 死将死缺孺人曰不孝子竟不能白吾父耶應祈死乃 公之白也時上方事祠釐久不竟獻孺人泣謂應祈曰 卿公五年如一日矣應祈當有室不肯室以待少卿

舉子是為忠裕又踰月而少卿公竟就論孺人之誓死 欠い可言といす 兒扶二機歸旦夕上食悲働感鄰艘稍問未當不慰勉 者數矣既而歎曰吾不憚溝瀆以從公地下甚易如孙 公時蒼頭有欲叛者孺人服以計不敢發門户放閉出 杜聲恩驚之也至遇風浪禦宵警指塵舟人神色不小 孫何即此兒不舉公乃真死矣於是強力搞其婦表及 **懾及家而家坐公久繁危廢矣孺人料理之治於少卿** 其婦衣影相界也己而周視忠裕乳哺未當不隕涕又 **伞州绮稿**

病死丧亡不立濟忠裕稍我見為延明師課之業 官賜祭錄忠裕入太學孺人悲咽久之乃戒忠裕曰而 祖 成而會先帝即位下記錄卷竟表遺直追拜少卿公令 乃稍推其饒以贍宗姓貧者諸婚嫁緩急即不幸而疾 納井井既稍給三年治公葵葵事自孺人経畫母閥 祖於是忠裕感奮益力於學孺人既積儉勤起貲小拓 祖死博而一官茍不自廓大而隳廢先業我何以見汝 死忠而父死孝矣吾所以不死者以而在也且以而 且

先太夫人之與孺人同稱未亡也則前孺人八載逝矣 |状屬余誌銘之夫微忠裕状余不為不悉也少卿公之 起得年盖六十有九忠裕之擬科少卿公以葵也手事 孺人晚得末疾寝刺從容理後事己顧忠裕曰吾今復 こうりゅうとう 仗義也其獲昭雪也盖與先御史大夫俱同日云嗚呼| 得侍而祖且好而父矣好為之我可以藉手見矣遂不 不肖貞之與應祈同稱終天也固愧復而生哉余雖悉 舞州精稿

逐委家東婦家屏居服餌唯為忠裕娶婦一出視而己

金牙巴屋台言 斷矣雖然微余孰為之志銘盖状言楊氏有玉峯公瑋 孺人家三世然何渠執筆即筆再執而再擲腸幾為寸 齊西陂公之子 憲幕公籍妻於陸而女為孺人孺人於 川公乗道妻於戴而生少卿公諱允繩字甚是别號抑 者與西陂黄公明俱宦副泉志業相善玉峯公之子晴 籍籍勝婦矣既歸少鄉公而戴夫人己捐館不及事事 女為仲顏陸夫人爱之得專圖中托孺人雅能先其指 晴川公晴川公老而多疾性癖動孺人躬治湯餅潔脩

欠一可干しす **娶女成之彼趙客者故丈夫子也兹不尤難能哉孺** 脯旦夕上食夔夔又當迎其丘嫂之發張者事以姑禮 **卿公之為忠應祈之為孝而婦表之為節乃孺人以** 名諫臣諸余所未悉者即成孙可推己夫豈惟一孙少 也其助少卿公治家以宽公於讀而舉進士成嘉靖間 撫其長女之夭於褚而遺之者子之沒齒不倦玉峯晴 川二公咸有遺媵在室孺人調衣食而推遜之咸忘亡 即應祈婦衣為封刑部郎某女女一適光禄署丞宋 **拜州續稿**

盛而 鄒翁樸有四女宜人最少美而淑母錢內奇之口 授孝經列女傳諸編輒誦是時少鄉君之父曰贈駕部 郭宜人之歸自鄒也盖好錢意云而鄒故錫甲族世富 其轉壠之易乎而室廬之櫛比乎而有孫之領城乎而 公者以氣誼挫其産乃自吳徙著於錫而少卿君稚從 以報夫若子乎而千秋萬歲魄長倚乎而 邦父忠裕娶太學生龔大任女葵在某所銘曰 光禄少卿劍泉郭君元配郇宜人墓誌銘

つとりうことう **終始宜人晝夜事湯樂浣牏厠以手親歲汙者二月所** 宜人稍稍捐索中装又以洴澼然佐之贈公乃大喜謂 **青者弗得也少卿君又數應館師辟在外者日十九而** 少卿則贈公之母范尚在與賴陳太宜人謀所以繼甘 媒氏現之曰是齊而長若觀雀者然伊吾聲至丙夜弗 里中師受經有俊聲母錢聞而言之鄉翁許之字且使 陳太宜人日微新婦力吾不任子矣而少卿君病痢 輟也母錢日徐之彼必不終困及宜人年二十而歸之 **弁州續稿**

金りで 可 孺人說少鄉君曰士重去其鄉錫豈而土耶乃歸吳與 推較成諸生居二歲為於鄉會坐主試界悉罷公車對 人悉脱簪珥為別災居問邑司始獲見其奇郡守守為 而後起少鄉君生數奇至二十六猶求武諸生不得宜 公用段故亦卒宜人相少君以禮附棺鄉以誠信資取 **舒矣忘所謂移孝乎少卿君感勵益習制科業遂得 儉力取之勤既吃事旁産益拓乃復說少鄉君曰哀** 計然炭益進悉還贈公挫矣而會贈公之母范卒贈

Manda Man **比部而垂索也閩人交稱之少鄉君則敢然日成吾魚** 女當從京師乃卜宜子者曰陳女飾而薦之少卿君怪 進士授中書舎人時少卿君年已殭仕而宜人舉僅一 大司農簽邊費亡所出請益三吳賦少鄉君上疏争之 注乎越二歲果得一子曰端明而少鄉君拜御史亡何 命即少忤赋卒不益今雖左不為左永安令庶其入郎 殭忤古出為永安令宜人舉 酒賀曰君為吳民請旦夕 之曰則嚮者君病余心若芒剌即食息敢忘君之為孙 舞州續稿

簿數歲間而起職祭瘁萬状宜人皆共之其出也則曰 尋為姦相抗之故出判黄州再奪職又坐之乾沒檢貲 事破島寇出沒矢石間以功晉令官宜人得封如其品 **微吾孰與代君守其入也則曰微吾孰與恭君畫爱則** 者吾妈也自是少卿君以材顯移郎駕部恭趙司空軍 少鄉君不以戚妨易者宜人也少鄉君之初得子端明 分費則資見陵則為慰盖至於陳太宜人之喪而左右 而宜人愛之逾於己出俄復得子玄明愛之復如端明 ノビ 欠一可与 心島 歸太學諸生吳汝勵者始抑之令毋與子等晚節乃頗 貼儒及謀者不絕以謀於宜人宜人弗怯也宜人之女 咄嗟呼亡不精者然往往稱客程簋豆少柳君意有所 有長安徭繁若盧獄少御君傾訾而出之又時時所以 **儉說弗異也少鄉君之弟儒女弟某俱不别治生而儒** 給少鄉君性好客宜人則為儲有醴果如餌糗之類以 人或謂宜人不自有女耶宜人笑不答而至二子少長 廷塾師治聘與娶靡所不篤厚其費不取少鄉君口而 角州續稿

端 萬歷丁丑九月病卒距其生正德癸酉得年六十有五 子成故耶不為我置貳我帑将它屬而寧獨女宜人以 爱之徒帑而實之人亦謂少卿君少卿君曰彼殆以二 部郎炳瑭女復亨尚幼女明婦華為鴻臚序班某女有 天端明婦顧為尚實腳讌亨女有子二維藩聘王為刑 鄉進士徐熙載子少卿君始悼宜人而不欲葵也曰吾 子維寧聘汤為太學生一鳳女女一見前孫女一字 明太學生玄明邑諸生皆通敏工文字而玄明尋亦

た一百子二百 安忍使之葬螻螘先吾且與俱歸乎又四年而有玄明 人能竟其用於君夫是以無家而有家無子而有子是 促少卿君将令少卿君老而余亦非壮矣居恒屈指以 戚始大說數曰吾其棄人間從向子平 将哉己而顏端 水衡金錢日夜委輸無難者而竟俾之骯髒以老鄒宜 天下材無當君即縣官能終盡君用以縛五單于少府 於吳山之西磧麓而手具状來請志銘嗟乎余舉進士 明吾将使存者依存者而逝者依逝者於是卜獒宜人 弁州特稿

金りし 可紀也 陳宜人者故封給事中公某女也笄而配贈大夫項公 昌兹女德而亨者耶吾用是紀其藏 **某宜人少習女紅多讀孝経內則諸書既歸大夫公事** 趾于嗟乎夫子國之良弗究厥長宜人家之良郭以代 子子母曰余饰體而薦彼淑姒爾渠渠夏屋爾振振麟 日胡以相夫子家母曰余拮据而日永圖胡以相夫 贈奉政大夫近溪項公配陳宜人墓誌銘 1:1:1 欠己りょう 以適公者庭幾塞老婦責矣盖大夫晚而念宜人同起 問黨歸行老婦志飽矣安在問鮮脆也復謂上林有可 恒御鮮脆問語上林君曰吾聞之文士鮮行今汝文而 君奉以朝夕宜人前己謝内東則治一室禮佛大士不 故婉變性禀特孙介曰吾不復問推席事矣於是上林 顏宜人舉恭議為毒太學元汗俱早朗有藝苑聲宜人 看著埒於封與有力馬宜人舉上林錄事元淇而其貳 **牟州續稿**

其舅長葛公及姑金共謹得其權相大夫自食貧以至

地下有解矣於是行求而得習上林君者王某俾為之志 年恭哉君以郎中贈大夫而宜人亦得贈如大夫扶其 克偕也上林君內悲曰傷哉何以見吾母地下也後病 家甚為而宜人以疾前卒得壽七十有六弗克獒于是 大夫之兆而德基華哭於上林君之殯曰次第從王母 又某年恭議乃與承上林君服者德基革而宜人科於 且死屬其子曰暴吾骨处吾母合而後從入土其又茶 上林君廢箸而廬於墓其又九年大夫卒葵而宜人弗

若銘曰 關子孫男女婚嫁如左 尺已到19.11 語余口空同氏云妻亡而後知有妻也悲夫傷哉即 吳君之自進士予告也抵家而王孺人卒月餘矣泣而 之中其樂融融乎而俾爾後人熾且豐毋忘肅雅乎而 **殁而封表汝以令終乎而葵而從安汝于幽宫乎而隊** 獲歸土當以不打之托請於是謀葵孺人且不娶以 御史吳君元配王孺人墓誌銘 年州續稿

置贰有五子二女矣侍御業及之其涕猶浸滛下也謀 年自舎人拜侍御史又二年而復予告歸則繼儷及所 謝 乎余憫其意而許之孺人王氏故少司馬公積孫女父 大計於是舎人強娶而北既滿考贈孺人如今稱又二 而得吉壤乃卜葵以状來曰舅氏而忘嚮者之有成言 人未有子也其父封公曰若不念我老而忍忘冢宗之 仰虚君懋良司馬公名臣而仰虚君為鄉長者娶於 而會有銓檄徵不果葵亡何以中書舎人使歸而舎

ノビ

當意者顧獨賢孺人曰是貴種也而材孺人益惴惴為 婉應精女紅雖不恒讀書而能識其大指歸侍御而其 張其首舉女為孺人而封公之所娶王為余從姊寔與 王父思誠公猶在思誠公性嚴重治家東於諸婦中鮮 委禽馬而亡何張病卒孺人僅年十三祖毋陳夫人憐 而陳夫人未當項刻忘也十八歸侍御孺人少而敬慧 而鞠之會從司馬公遠宦不能攜孺人乃以委繼母朱 張中表兄弟兩家時見其子女曰以此儷可乎自是遂

欠日可奉 白

作州續稿

Ī

金りでたろう 易妹也盖孝弟之聲舊如矣又三年而侍御之王父病 侍御共湯樂也及而佐侍御之毀也己佐侍御之撫孤 白 **早異事諸婦若亡所容公益賢之曰夫貴種也材而能** 白 得益專即封公亦歎曰吾令而始知為人父之樂也其 亦及孺人之佐侍御如事姑也其奉舅封公暨繼姑某 又五年而所舉一子美而惹僅六歲而殤孺人內痛之 抑己而無侍御曰真而偶也明年吾姊病孺人之佐 是病矣未幾其祖母陳夫人亦及孺人乃大痛曰微

若無恙者為侍御當中厨酒脯絕以酬酢賀客幣餼報 夫何乃作兒女子戀侍御乃行果以捷間孺人喜自力 年所再舉之女五歲而又殤孺人念病無己時勢不能 吾何以知祖母恩也天乎天吾母也自是愈病而又數 稍不與尋迫偕吏計孺人復強侍御口毋念我我能待 腹而秋試迫侍御不欲行孺人強起曰病行愈矣君丈 三舉子愈邑邑不自得病益甚久之手足腫己浸活及

祖母吾何以有今日也則又悲思曰微吾母之見背養

欠り四年八十二

拿州續稿

御 己妻在而以其一人之志慮竭而共吾一人而弗及亨 五之病五之亨不能一也夫是一者僅能使吾妻知而 有公卿間聲所以急予告者念猶及孺人也而已矣侍 之有子而弗逮養也因沒然者人之侍御甫肆事禮曹 且日假恨不能待何雖然死可以與矣所不與者吾姑 也侍御乃以孺人屬仰虚君三月侍御復以捷聞而孺 人益病且深矣然益自力持秉至為侍御治邸中宿儲 乃言曰吾之獲偶孺人者十九年矣處約九之哀疾

たこの言いたい 侍御毋過悲子姑治葵孺人卒之年僅三十六諸子女 有過而誰吾規也有疑而誰取謀也前痒而誰與分也 **未嘗不争争而未嘗廢婉也吾是以不難聽嚮者吾性** 忍死吾妻抑吾妻之有素癖而不辭余饋也吾有過而 小四為子女者大小七而弗知約也抑何往庭也吾何 也今妻亡而吾以一人之志慮竭而共吾之為頗者大 夜讀至乙夜而誰以杯茗勞我也吾何忍死吾妻余謂 褊賴吾妻以亡失色吾性促賴吾妻以亡偾事今者卒 介 州 战 稿

